

適園論詞

清·袁學瀾 撰
孫克強 整理

袁學瀾，生於嘉慶八年（一八〇三），卒於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，又名景瀾，字文綺，号春巢居士，江蘇元和（今吳縣）人。年少苦學，補諸生，鄉試屢不第，居家著書課子，曾任蘇州詹事府主簿。民國《吳縣誌》有傳。袁學瀾有著述多種，如《適園叢稿》四卷、《適園剩稿》不分卷、《適園詩》五十二卷、《吳郡歲華紀麗》十二卷、《吳俗箴言》一卷等。詞集有《零錦集詞稿》二卷。

《適園論詞》載於《零錦集詞稿》集中，蘇州護龍街中文學山房刻本。

一

律詩變而為詞，故詞為詩余，約略似長短句之詩。自古之明於音律者，偶吟一調，後人遂奉為金科玉律，字數不能增減，平仄不能更易，世無後變，師曠之審音，亦無鐘期、公瑾之明律，孰能知其謬誤？近人當按譜而填，方為合調、

稍一錯誤、便群相詆誹之矣。

二

考方紅友《詞律》、為調六百六十、為體一千一百八十有奇、可知古人原是矢口成吟、自鳴天籟、原無一定之腔調、有何字数之不容增減、平仄之不能更易耶？士生古人後、則能奉古人為法、若不遵古人旧調、自度一腔、便群相唾棄之矣。

三

昔袁簡齋太史、鴻才博學、不屑作詞、謂必按譜而填、不能自逞己意、為人束縛、故不屑為、此真高見。鴻傳博金冬心先生、有自度曲詞冊、刊以行世。詞雖甚佳、然不依古人旧調、終無人信其為是、則何如簡齋太史之不作為省事也。

四

自虹亭徐氏、著《嘯余譜》、新安程氏輯之、百年以來、剽竊佻訛、後人又創填詞函譜、竟欲有便於人、遇有拗句難填、遂易平辭可葉、可仄可平。列調既謬、分句尤訛、世人宗之、實足貽誤。自万氏《詞律》既行、居今世而欲作為詞者、雖使夔、曠復生、亦當斂材就範、俯循規矩、此時世為之、不可強也。詞韻上去通押、入声韻數韻通押、平声韻亦數韻通押、惟“麻”、“尤”、“青”等韻獨用、較寬於詩。然作詞上去必嚴、平仄必准、則較難於詩矣。然作詞而不論工拙、但准去上、平仄亦自無難、要必須詞句絕妙、上去平仄又准、方為佳耳。

五

古之作詞者，其中英雄欺人，自我作古，諒復不少。世無夔、曠，孰能知之？今既采其詞入《詞律》中，又孰敢不遵從之耶。此所以古人作詞易而今人作詞難也。

六

詞中名家，如三李、周秦、吳柳、蘇辛、姜史諸君，所創之詞調，人震其名，自然音律不差分釐。然《詞律》所收詞調，作者姓名間有絕無人知，其詞亦復拙劣，安見其音律之不差耶？而一被紅友采入《詞律》，便為俎豆不祧。世無鐘期、公瑾，孰能知之？此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。然今人作詞，必奉其調以為准，則詞家方無訾議，否則群起攻之矣。

七

揚子雲謂：作賦為雕虫小技，然賦中如《三都》、《西京》、《羽獵》、《耕田》諸賦，鴻篇巨制，堯皇典麗，安得以小道目之耶。遍閱列朝詞選，大都風情旖旎，閨房兒女之作居多，勸戒無闕，使子雲見之，真可斥之為小技矣。

八

今之論詞者，謂詞以托興閨幃，以譬君臣朋友之事。然如永叔之“水晶双枕畔，猶有墮釵橫”，朱希真之“和衣倒在人懷”，柳屯田之“何期小會幽歡，變作離情別緒”，此等詞明是床第之言，有何君臣朋友之托諷耶？作詞者自當戒之。

九

屈平之《離騷》、少陵之詩篇、皆忠君愛國之詞見於言表、所以卓然可傳、独有千古。填詞家系情兒女、托興風懷、鮮有能及之者、惟東坡《水調歌頭》、我欲乘風歸去、只恐瓊樓玉宇、高處不勝寒、當時主人亦知其有愛國之心。辛稼軒云：「且莫倚危欄、斜陽疏柳、正在斷腸處」、人亦知其有愛國之懷。此等詞庶不為徒作耳。此蘇、辛之所以並傳不朽也。

十

詞中三李並重。青蓮筆挾飛仙、颺颺有凌雲之氣、自是詞中上乘。李後主哀思纏綿、俱是亡國之音、終致牽機葉賜。清照憂思淒怨、語多蕭瑟、晚景淒涼。兩人遭際、並多坎坷。未始非詞語慘楚、有以感召之也。

十一

張子野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、隔牆送過秋千影、兩「影」字下得佳。李易安之「忒是綠肥紅瘦」、又「簾卷西風、人比黃花瘦」、兩瘦字下得妙。宋子京之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、姜白石之「鬧紅一舸」、兩「鬧」字亦俱有致。

十二

歐陽公之「平山欄檻倚晴空、山色有無中」一詞、范希文之「濁酒一杯家万里、燕然未勒歸無計」、此二詞語意自有士大夫氣象、作詞者自當効之。

十三

詞之起由於隋煬之《望江南》。青蓮之《菩薩蠻》、為詞源濫觴之始。其詞多宛轉綿麗、倩豔娟俏、挾春月煙花於閨幃內奏之、此其大較也。後人變本加厲、幾於江河日下、其可砥柱矣。至於慷慨磊落、縱橫豪爽、如東坡之“大江東去”一詞、世稱“用鉄板銅琶、使関西大漢高唱之”、真覺浩氣流行、雖非詞之正源、然亦自當取法。

十四

屯田之“今宵酒醒何処、楊柳岸、曉風殘月”、少遊之“酒醒處、殘陽亂鴉”、同叙別離光景、各極其妙。

十五

論詞家言：詞上不侵詩、然詞中《小秦王》、《楊柳枝》明是七言詩；又云：下不侵曲、如《詞律》中《玉抱肚》明明是曲。且如唐人之“黃河遠上”、“奉帚平明”等詩、皆付歌伶傳唱、則合詩詞曲為一矣。總之、詞之俗者、即近乎曲、如尤悔庵之《新嫁娘》詞云：“昨宵猶是女孩兒、今日居然娘子”、則俗而似曲矣。如湯臨川之“原來姹紫嫣紅開遍、都付與斷井頽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、賞心樂事誰家院”、則雅而近詞矣。大抵詩詞曲原是一流文字、其中各分境界。今作者寧可為臨川之雅、而弗為悔庵之俗可也。

十六

國朝詞家、朱厲並稱。竹垞詞清麗芊眠、時露豪爽之氣、自是當代名家。樊榭詞一味幽淡、毫無情味、不稱其名。

十七

宋儒說理、所以治正事。詞人言情、所以陶寫性靈、令人尋味不尽。

十八

詞有情景交融、悠悠不尽者、如周草窗《西湖詞》云：“看画船尽入西泠、聞卻半湖春色。”又于国宝《風入松》詞云：“画船載取春歸去、余情在湖水湖煙、”写景景極其清遠、並無淫褻之詞擾其筆端。

十九

詞有一往情深者、如“燕子不歸花有恨、小院春寒。”又范希文云：“酒入愁腸、化作相思淚。”又馮延巳《蝶戀花》詞云：“淚眼問花花不語、亂紅飛過秋千去、”皆詞之一往情深者也。

二十

詞有寫靜細之景而情味盎然者、如“碧紗窓下水沉煙、其聲驚昼眠、”又詞云“碧梧深院小藤床、此意一江春水正難量。”